

【城记】

□钟倩

## 城北徐公美，济南名士多

### 【实录】 曾经的 过冬取暖模式

□马洪利

冬季来临，一年一季的“过冬取暖模式”又开启了。说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南部山区冬季取暖的方式来，现在年轻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。

那时候的居家门窗都是木制的，尤其是发挥透明透风作用的木杈子窗户，到了冬天必须用窗户纸糊严实，否则，不但透风撒气，还会飘进雪花来。由于那时候大多数家庭连一个储存热水的竹条外壳保温瓶(暖瓶)也没有，所以想用热水洗手洗脸都很困难，只得在做饭的时候在大锅里馏上一碗热水。那时候实在是太贫穷，家中仅有的大白碗舍不得用，便把凉水盛在一个小黑碗里，馏在锅中的秫秸算子或算棒(放算子用的两股杈木棒)上。吃早饭的时候，就把锅里的那碗水倒在脸盆里，再兑上点冷水洗手洗脸。记得每到冬天去东邻四奶奶家串门玩耍的时候，四奶奶总是招呼从生产队放工回来吃早饭的四爷爷说：“孩子他爹，先洗手去吧，那碗热水还在大锅里馏着呢！”

冬天中午的时候，一些年岁大的老人或者是体质弱无法参加生产劳动的人，便三五成群地找个朝阳避风的好地方，聚在一起晒晒太阳，拉拉闲呱。晚上的取暖方法虽然简单，却还能解决一点驱寒问题。早些时候，是烧火盆，把木柴放在生铁盆或泥瓦盆里点燃烤火。这种方法虽然不错，但烟熏火燎弄得满屋子浓烟呛人。再就是烧火热炕取暖。炕是专门在睡觉的大北屋内用每块长六十厘米、宽四十厘米、重四五十公斤的大号土坯垒砌而成。火炕的建造很讲究，从尺寸布局到结构设计都很复杂，既要把风道、烟道和火门垒砌通畅，还要把炕面铺设平整。必须请民间支炕能手帮忙，方可大功告成。之所以这样做，主要原因是那时候缺少燃料。人口多的家庭，一个火炕睡不下，就在大炕的一端拐弯处，顺墙垒个“小拐炕”让孩子睡。有人口更多的家庭，干脆在做饭的饭屋(厨房)内，迁就着大锅头垒个土坯炕，借助大锅底烧火做饭传递的热量取暖。不过，这种“锅头炕”虽然省事儿，却有无奈的弊端，既不卫生，又不安全。

缺粮少柴的年代，庄户人也有烧石头或烧砖头驱寒取暖的。就是晚上做饭的时候，在大锅底下烧一块石头或砖头。做好饭后，从锅底弄出来，用冷水浇一浇，削去灼点，再用破布、破衣裳包起来，放在没有什么铺头的“光席炕”上暖脚。然而，这种取暖的土办法缺点也不少，如果太热会把包石头的布引燃，或者是取暖时把腿脚给烙出血泡。

再后来，乡下取暖条件稍微好了些，有了黑陶瓷或塑料制品的烫壶和“憋来气”的炉子。因为这时候家家户户都或多或少地有了保温瓶，可以把储存在暖瓶中的热水倒在烫壶里，放在炕上热乎乎被窝，暖和暖和手脚。至于所谓的“憋来气”，就是在屋内安放的“炭炉子”，靠铁皮烟筒生风喘气把煤烟引出室外，屋内又暖和又卫生，而且还能烧水做饭。所以冬季用“憋来气”取暖的方式，在南部山区使用的时间比较长。

这个秋天，徐北文诗作摩崖石刻在南部山区白云洞景区揭幕，同时，徐北文纪念馆落户济南市图书馆。这是济南历史上首次为当代名士开设的“馆中馆”，展出近五百件徐北文先生的著述、手稿、书法、笔记，以及文房四宝、生活用品等，使人们能够近距离和全方位地认识这位济南名士，感受一代学者的精神本色和名师风范。

“城北徐公美，济南名士多。”在我眼中，了解历史文化，追溯泉水文脉，徐北文先生是一座绕不过去的文化宝库。无论是先秦文学考证、唐宋诗词、明清小说研究，还是齐鲁文化、大舜文化、名士文化等，他的诗作、楹联、题咏遍及济南各大名胜和景区，他的学识和品格潜移默化影响着后人。

以前，我流连于他留给这座城市的墨迹，在大明湖畔，在趵突泉边，在千佛山麓，在泉城街巷；他去世后，我更多地阅读他的著作和散文，《李清照全集评注》被我置于案头，他的评说对我影响至深；最近，我阅读了《海岱小品》《海岱居文存》《徐北文纪念文集》等文集，置身于他的“海岱居”，从他的人生经历中读懂一颗为民立言的诗心，从他的书缘和诗情中看到“北文精神”是怎样铸成的。

徐北文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，成长于教育世家，这为他的读书和成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外祖父王价藩、舅父王亨豫是山东有名的藏书家，其父母都是教师，他自幼爱阅读，沉浸在国学古籍中一发不可收，因此，他经常说，“书，与我是很有缘分的。”过去济南的文化市场、旧书店是他常去的地方，他曾回忆道，“尤其是曲水亭的小溪两岸，在垂柳披拂下共设有旧书摊铺二十来家，更是士人和学生经常



▲ 徐北文纪念馆

【城市微旅】

## 新华不注

□黄天骏

小时候，我在地图上看到济南北北方向上有一座名叫华山的山。到了小学四五年级，我在课外诵读读本上读到了赵孟頫的“云雾润蒸华不注，波涛声震大明湖”，才明白华山原来就是华不注。从出生到现在二十八年了，我还一次没来过华山。直到最近华山景区整修扩建，以至在国庆期间霸屏，我才动了初访华不注的想法。

在历山北路下车，沿华山西路向东望去，在两三公里外就能清楚地望见整个华山。诗仙李白在《古风(其二十)》中写道：“昔我游齐都，登华不注峰。兹山何峻秀，绿翠如芙蓉。”是的，现在还是这样。一千多年过去了，华不注掌握了冻颜的诀窍。山上植被依然青翠茂密，山体挺拔峻险。

来到山脚下，山四周如今已被改造成人工湖，起到美化景观，调节气候，涵养洪水之效。

上华山前，首先要路过华阳宫。迈过朱红色的高门槛，映入眼帘的是若干株参天古柏。树干上的铁牌标注着它们成长于宋元时期。往事越千年，弹指一挥间。历经王朝更替与战火侵袭，它们仍屹立于此，成为历史的活化石，关注着泉城每一天的变化。

华阳宫内供奉的神灵有些复杂，有佛，有道，还有其他各路神仙，甚至还有肉体凡胎，比如忠祠。看过祠外石碑上的介绍才知道，原来他是齐国大臣逢丑父。之所以能在此共享香火，是

出入的地方，而明湖南岸则有山东省图书馆，来此借书、购书，甚至卖书很方便。于是，明湖沿岸的小吃店也成了知识分子聚会的‘沙龙’了。”读书是爱好，也是家风，他曾分享过两件小事。当年家贫窘迫，外祖父节衣缩食买书藏书：一次，遇见一部渴望已久的书，手中尚缺一吊钱，不得已到当铺中解开长衫，把贴身的棉袄脱下来质典，但仅能当予八百文，他只好央求说，“我是急需，请摸摸这棉袄还热乎呢。”读来，令人感动万分。父亲徐芝房当年在北京读大学时，为了邮购康德的大部头文集不惜卖掉棉被，冬日里宁可挨冻，“北京的隆冬是出奇的干冷，他把仅剩的一件棉被叠成窄窄的筒状，再将棉袍脱下并扣上纽扣，又把棉袍套在被筒之外，然后将马褂罩在上面，蜷缩于其中度过漫长的冬夜。”今日重温，感人肺腑。

父辈的阅读深深影响着徐北文，他不仅爱书、读书，勤勉好学，且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，自幼父亲要求他读“四书”及《诗经》《书经》《周易》等，先用工笔小楷抄录，再诵读，直至背诵如流，这种“眼到、口到、手到”的训练，伴随他的一生。治学之道，他完全是边摸索边总结，比如，他崇尚学中有乐，“学海有涯，目录学作舟”，这是读书的门径，多读多写则是他做学问的秘籍。在正谊中学读书时，他经常吃烤地瓜充饥，把买早餐油条豆浆的钱省下来买书。工作后，只要每月一发工资，他便跑书店、逛书市，与工作人员都很熟络，有时候可以赊欠买书；长此以往，他与售书者结为志同道合的老朋友，很多大小书商经常登门为他推荐一些古书、旧书的好版本，譬如，曲水亭的李子谦、南门友竹山房的吕少周、小布政司街宝丰泰的刘汉卿、集古斋的贡世卿和贡文毓，与他因书结缘，相交甚笃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，对他来说，政治运动是躲不过去的劫难，“文革”前后二十年间，他始终没有放下阅读，最恶劣的环境中，饱受双重的精神折磨，他执笔完成几十万字的《中国诗词格律通论》初稿。

“故乡有人才如先生者，竟无所知，真愧对桑梓矣。”季羨林先生曾这样评价徐北文的文章，这里面既有桑梓的拳拳深情，也有学术的殷殷赞叹。

徐北文先生位于杆南街三十九号的住所，见证着他后半生的读书与著述，他的书房里有一

因为他与华不注有一段渊源。春秋时期，齐顷公伐晋，结果兵败困于华不注。逢丑父让齐顷公换上士兵服装，自己则换上主公的战袍，并让主公借取水之机逃跑，由此避免了国君沦为俘虏的结局。曾巩在《华不注山》中感叹道：“丑父遗忠无处问，空余一掬野泉甘。”逢丑父危急之中镇定自若，为主公赴汤蹈火，现在进忠祠配享，可以说是名副其实。

继续往北走，是三教堂。这当然不是西方的教堂，而是儒、释、道三教。堂内从左至右分别是孔子、释迦摩尼、老子的塑像。我看栩栩如生的塑像正看得入神，忽听得房梁上有翅膀拍打的声音。叽叽喳喳，原来是几只麻雀在此歇息。心中初想，这大概就是“山光悦鸟性”的意境吧。而后再深思，这应是鸟儿有了灵性，在庙堂内聆听圣贤的箴言；而孔圣人、释迦、老子也来者不拒，普渡众生，一花一草、一鸟一木，皆在救助之列。

再往后走，是关帝庙。关帝庙前后两间，共有两座神态不同的关公像，一个正襟危坐，遥望远方；另一个全神贯注地阅读《春秋》。走遍华阳宫各殿，只有关公像让我觉得最威严。也许是看过《三国演义》的缘故，我总觉得关云长会在游客离去之后悄悄显灵，在院内踱步，饱览华不注的美好景色。

静谧古朴的华阳宫，竟有一种难以置信的力量，让人们的心灵得到净

个可以转动、四面皆可放书的方形书架，书架上放着常用的书籍，平日里他不用起身，便能信手拈来。有意思的是，书架上还贴有“书不外借”的条子，他在《藏书与借书》一文中请求“亲友莫怪”。事实上，他是惜书如命，受儒家“仁民爱物”的思想浸润，他说，“对于书籍更应特意爱护，并非出于吝啬，而是求得良心的安适”，此乃读书人的大家风范：对待学生从不吝于扶持，面对新人从不保留所得，他的藏书最后都无偿捐赠给了济南职业学院，这些便是最好的说明。他的书房命名为“海岱居”，源自他的姓氏和籍贯，“取名‘海岱’者，《禹贡》云，‘海岱惟青州’，蔡沈注云，‘青州之域，东北至海，西南距岱。岱，泰山也。’……昔年曾请王仲武兄刻了一方图章，文云，‘泰山民东海氏。’因为泰安城市是我的出生地，而‘东海’又是我姓氏的郡望，所以‘海岱’……可以概括我的姓氏和籍贯。”家中门厅挂有他的一副对联，“心仪大山，神游四海；书开万卷，尚友百家”，带着体温的墨迹，氤氲出读书人的风骨。临终住院期间，病床上的他依然手不释卷，读宋人笔记《鹤林玉露》，他的最后一部著作《海岱居文存》也是在这个时候定稿的。

如果说书缘中可照见徐先生的不渝初心，那么诗情中则蕴藏着他的宽厚仁心。这要从济南文坛的一段佳话说起。徐北文与孔孚、孙静轩、任远，被人们称作当代“济南四大才子”，他们也是志同道合的老友。“静轩豪放，孔孚热烈，我则是趺驰不羁的人，只有任远却是‘温良恭俭让’。四个人游山逛水，品茗纵谈，因三个人都是外铄，只有一个内敛，我们仍然被目为自由放任的少年气盛的一伙。当年的意气风发，令后人回味无穷。”

“故乡固有情，山水亦有情，亲人固有情，世间亦有情，大至于宇宙万有，小至于一草一木，在有情人的眼里，都是一家眷属。”一个“情”字，由腕底至心底，流转出脉脉情谊，如市井的无名泉，清澈，澎湃。1997年，孔孚先生逝世，他悲痛送别。2001年，任远先生去世，他含泪悼念，笔墨之间，情谊永存，“风雅不朽，文章千古；音容宛在，德泽永存”。

2005年的一个冬日，徐北文先生驾鹤西去，桑恒昌先生作诗怀念，“你就像你笔下的朝阳/把翠绿给了叶子/把红润给了花朵/把金赤给了谷米/留下全部色彩/带走一身清寂”，这全部色彩，最终幻化成了满天云彩，在满城泉水的光芒下大声说着光芒。

化，行为受到约束。在这里，虔诚的信徒向佛祖、菩萨祷告；小孩子不小心踩在了神像前的垫子上，母亲要求他用手把踩上去的灰尘拂去；人们自带垃圾袋，使庭院里留下的只有来往的足迹。这恐怕不是简单的敬畏和崇拜，而是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敬重和爱护，人们在此找到了认同。

看过华阳宫之后，就剩最后一项——登山了。华不注在市内群山中山算是比较陡峭的了，与英雄山不是同一等级，即使与佛慧山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华不注的外貌特点可以概括为“60度”。从任何一个方向看，山体都近似于等边三角形，山上台阶的坡度目测也在60度左右。特别是接近山顶时，我几乎手脚并用，中途休息了四五次，才最终登上了山顶。

结束华不注之行，有两件憾事令我印象深刻：

其一是关帝庙内的壁画。殿堂内的部分壁画被刷上了政治宣传标语。这大概是“文革”期间遭到破坏的，已无法复原，令人惋惜。

其二是华不注旁的卧牛山。卧牛山同为“齐烟九点”之一，但上世纪末的非法采石活动，导致山体几处被挖成平地。虽然此次华山重修将卧牛山纳入规划加以修复，但也难以重现昔日之貌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我们从中吸取了教训，这就是我把它叫作新华不注的原因。青山依旧在，旧貌换新颜。